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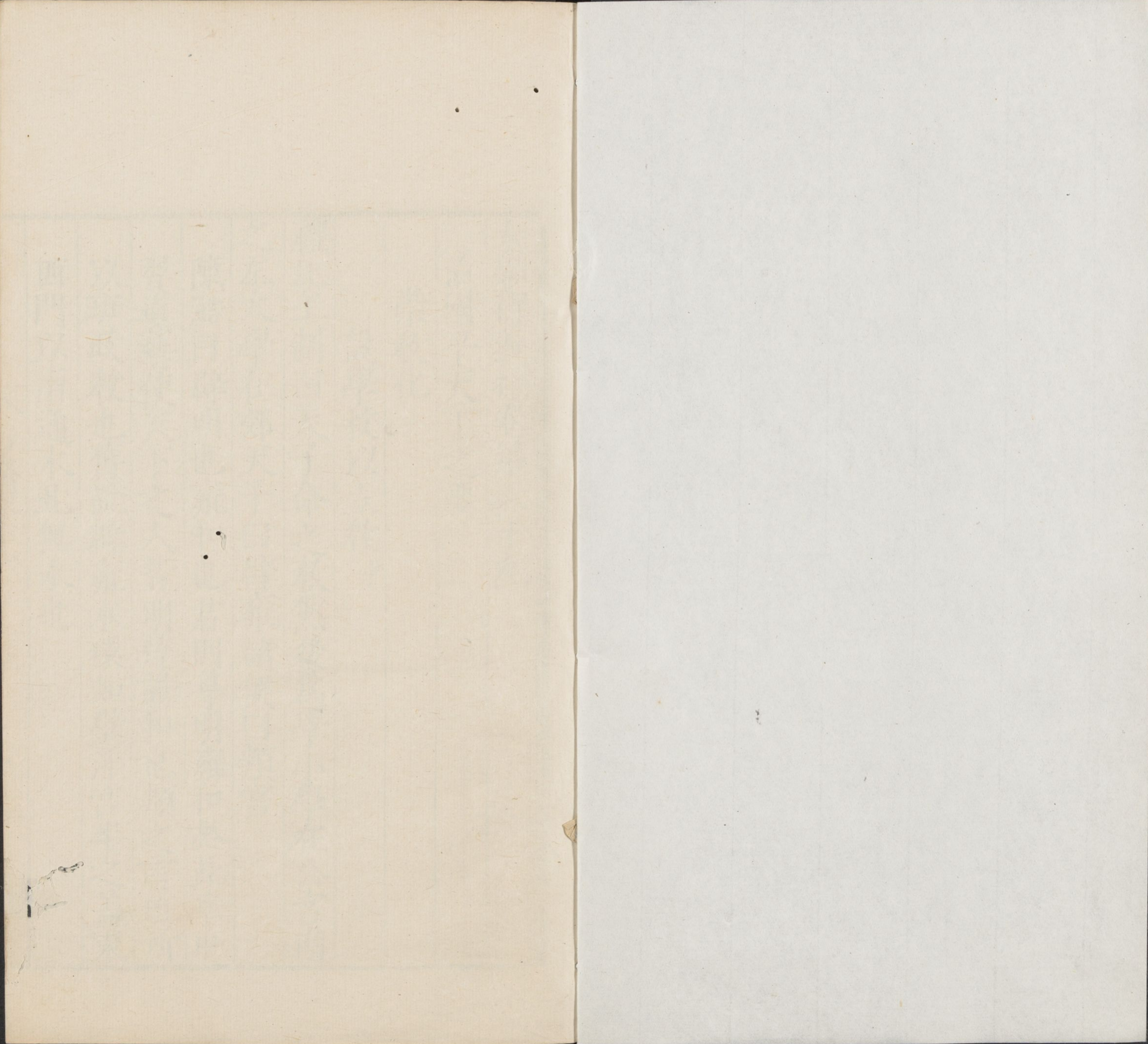
T 1278/4822

28

2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12 JAN 1952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

中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陳澔曰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類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舊說辟雍水環如壁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阿波國文庫

臣按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此周禮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于魯頌而此言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者焉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而教之以洒掃應對之類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而教之以格致誠正之類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鄭玄曰樂正者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順此詩書禮樂四術以教成是士故云以造士

陳澔曰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故言術也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未嘗截然棄彼而習此亦互言耳

王太子王子群后謂諸侯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方慤曰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曰凡則無貴賤皆以齒矣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屏之遠方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鄭玄曰出學謂九年大成也大胥小胥皆樂官屬
也大樂正告于王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習
禮以化之不變王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
周誥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棘於悔過寄者示
其雖屏之特寓於此爾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
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

方慤曰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
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
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

臣按先儒有言聖人以學校爲朝廷之大政使
太子齒於俊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雖王
子亦屏遠方公於教化而不私則凡在學者孰
敢不性其情以蹈於中和之域哉觀此可見先
王之世其立教以化人也極其情文之備盡其
恩義之詳其有教而不化也養之以久待之以

寬親臨而觀感之責已以竦動之其不輕以絕人也如此必至于甚不得已而後不齒焉此先王之世所以無棄人而人亦不輕自棄也歟

文王世子凡學以下皆音效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春有所教

夏學干盾也戈戟也秋冬學羽翟雉屬籥笛之屬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助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

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如禮執禮者詔

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陳澔曰干戈為武舞羽籥為文舞小樂正大胥籥

師丞胥四人皆樂官之屬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

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皆大師詔教之瞽

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有天下兼立虞夏殷周

之學也

吳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胥鼓南

者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臣按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群后之

太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

胄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日

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頴宮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陳澹曰魯之米廩即虞氏之庠謂藏此米於學宮也亦教孝之義序者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之次焉樂師瞽矇之所宗故謂之瞽宗頴半也諸侯曰頴宮以其半辟雍之制也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立國君長民教立學立為先

陳澹曰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為至

耳然則舍學何以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吳澂曰古者建王國天子自君其畿內之民又建侯國命諸侯各君其封內之民其民飽煖逸居而無以教之則近於禽獸故天子諸侯之國皆必建學立師以教其民使之知有理義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術當為遂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

孔穎達曰古謂上代也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

一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里中之有道德仕而年老退歸者爲之師庠序皆學名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

臣按真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

之域禮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教人之功盖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掌輕去土著而事遠遊行之修厥無所乎考至其設教以琢辭鏤句爲巧詭聖僻說爲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斷喪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漢以來教學之弊我

聖祖慨然欲復古庠序之制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國子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

上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

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觀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

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古人家孰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土著教人則

一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離絕經辨志別其趨向

三年視敬業於所習無怠忽樂群於朋徒無睽貳五年視博習不以

程度為程親師於訓誨知皆好七年視論學講求學問蘊奧取友擇取益者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知其類聚通達明通義理強立而不反謂

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陳澔曰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每間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七年是學之小成至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

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

吳澂曰自一年至七年之歲終察視之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為九年也若比而教則可化其民使之為賢能而移易其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故近而被其教者既皆心悅而服遠而聞其風者亦且懷而慕之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較之法

大學始教入學之初皮弁祭菜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蘋藻之菜示敬道也

示之以尊宵雅雅小肄習三牲釋菜歌鹿鳴四官其始也

之入學鼓篋入學時擊鼓發篋出其書孫其業也

以夏楚二物夏楚荆也收其威也收斂木卜

禘五年大祭不視學游其志也游學者之心志時觀而

不語春秋視學無有言說存其心也存其心幼者聽而弗問聽受師說

無有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吳澂曰禘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禘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有司為之非天子大視學之禮也待時祭後乃視學不欲急迫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學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示教之法

大學之教也時

春夏秋教

四時

必有正業退息

退而必

有居學不學操縵

操弄琴瑟之絃

不能安弦不學博依

廣求物理

之所

不能安詩不學雜服

冕弁衣裳之類

不能安禮不與其

藝

即三者

不能樂

好也

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脩焉息

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陳澥曰凡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

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

輟也君子之學也藏焉脩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

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

者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

吳澂曰藏謂入學受業時藏其身於所學之宮若

東序瞽宗等處也脩謂治其正業息謂退息私居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臣按學記此章可見古人教學者無一時一處

而不用其功焉此其學之所以易成也而成之

者本末兼該精粗通貫無一而或遺焉者也雖

然一弛一張文武之道是以君子之學固不可

無藏修之處亦不可無游息之時蓋喜說生於

時習自得由於深造成其功於進德修業之際

養其心於玩物適情之餘學者如此則未得之而不苦其難既得之而去之不速矣

今之教者呻

吟諷之聲

其佔

視畢也

多其訊

問言也

及于數

所言不

止一端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

猶責也

之也佛弗

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張載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

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其安不由其誠皆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

乃告之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材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其誠哉

吳澂曰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辭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與否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為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觀其已知已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也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強之以必知必能

是其求責於人也淺深莫辨故曰佛如是則莫能明其所受於師之學不願親其師而反疾其師矣已知已行者未能安則苦其難進之以其所未可雖欲益之而彼不能知其益也縱使強抑俾終受其業然所知非久必又昏忘所行非久必又遺失故曰其去之也必速刑猶成也謂教人不成者由此

臣按此章論教之不成切中後世教人之弊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

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頹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爲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人才使之如已多見其不知量也凡其所爲所行盡墮在學記此章中記謂教之不成其此之由今日人才不及於前正由於此非獨不能成其不成之才併與其可成者分其志而墮其業也且其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徧

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即去固有九年而僅一
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臣竊以爲
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湏十有四人其人
未易得也莫若復

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 內閣儒臣將洪武初
侍御史睢稼建言

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
校者及憲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參以聖賢教
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爲準立爲學校教養法式
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爲師儒者必依此

式爲教爲生徒者必依此式爲學爲守令者必
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
其所以教學提調者必合此式否則有罰大抵
學校之教德行爲先然德行難於考驗必湏考
其藝業所謂藝業有三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
者一以中人以下爲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
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爲數本經
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
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爲正業而試之其出題
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

理順不許竒怪尖新以是為準每月學校將所
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
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
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
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矣此非獨有以成就人
材是亦一道德之大端也

太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

也節言分限而施之謂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相屬並進

此四者教之所由與也發然後禁則扞拒扞也格如地之堅

東難而不勝不能承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

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

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

由廢也

陳澹曰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不

陵節而施謂不教幼者以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

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

如之燕私之朋必不責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遊

邪辟必惑外誘得不廢其業乎此燕朋燕辟之害

皆由於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

相反也

臣按教之所由興者有四先儒謂三屬於師一屬於友臣則以為所由廢者有六其前三者屬於師其後三者屬於友也由是觀之可見師之為教止於大綱若夫切磋琢磨薰陶漸染而朋友講習之益觀感之化尤為多焉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才者或失則寡才不或失則易俊快或失則止鈍滯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呂祖謙曰四者心之所由莫同病各有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

陳祥道曰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救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長善救失之道也

臣按人之生也性無不善故人人皆有是善然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不能無失也故教者必因其本無而今有者拯救補塞之如是則師之教道立而天下無不成之才矣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天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

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

臣按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說者謂八歲十五歲天子世子之禮十三二十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入學之期
臣竊以為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言之耳
然立此以為期限也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朱熹曰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臣按三代學校之制其鄉學之名雖有不同而國學之名則無或異然其所以教之者無間小大壹是皆以明倫為本焉所謂養老教民習射

其義雖殊而同歸於闡明倫理以爲教本養育
人才以爲治具而已蓋今日教之於學校俾其
講明義理異日則將用之於政治使其推平日
學校之所講明者以施政行教而輔君善俗焉
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中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下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
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又曰養士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
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謂無應舉賢
良文學之詔
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

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公孫弘爲學官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說者謂武帝未嘗築宮以居之然考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于此

班固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太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

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太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臣按今世由郡縣學生歲貢而進學于大學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臣按立學建師非但以教誨生徒亦以一道德也周人備四代之學後世既有太學國子監而

又有四門學似不為過而又置書筭等博士書筭乃六藝之一成周叙之於六德六行之後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本末不備何以為學豈可顯顯設官而教以藝哉若夫屯營之士蕃夷之子弟其來入學者亦當雜之於多士之中從師講解使之薰陶漸染相觀而善不必各給以博士也

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

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馬每歲仲冬
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臣按郡縣有學始北魏獻文時而其生徒有數
亦於是時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府州縣學校有
生徒各因其州縣之等第而定其數每歲舉其
成者送之尚書省史志所謂由學校者曰生徒
是已我

朝於府州縣各立學府學廩膳生四十人州學
三十人縣學二十人其增廣生則不拘額數夫
聖人之於人非不欲人人教而養之也顧勢有

所不能盡也於是擇其尤者而篤厚之非謂一
郡一邑之人才止於此也地有小大人有衆寡
養之者雖各有數而教之者則無其限焉教之
養之至于大成而後貢之而又有科目拔於常
貢之外雖然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當養
者又不可拘拘於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華亭
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七百而漢中之平
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其生徒之數乃無
異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數而定
爲養士之額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爲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

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過則是我

祖宗以孝爲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學制其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

朝學規出自

聖祖所定凡師友之義分與所當爲及不當爲一

切禁令無不委曲詳盡

聖祖之心真如日月之照臨無處不到雨露之霑霈無一或遺也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

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為太學法著為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為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

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為二則是以體用為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選諸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

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

臣按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樂為之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嚴立規範以為教善人多而風俗美

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畧不加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為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臣竊以為

國家要務莫急於儲賢儲賢必先於教養所以代君以施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假如一府并其屬共有十學該設教官三十五員不分教訓職名一郡所選教官苟足以分職各學不必備員朝廷既遴選其人不肯輕授人得之以為難自然貴重官既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而彼亦不

厭其祿薄矣仍

勅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坐以聽講不行跪
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
教官得人則生徒克業而

國家有得人之効所以成世務壽

國脉此其基也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
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
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
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

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
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
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否
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較九年大成者進德
脩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
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
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
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
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

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為士者內耻於習業之未精
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臣按大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
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為天下國家之
用非顛顛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為仕進之途也
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必至於七年而
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頤尚
以為教之使爭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遽已
立為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為爭也
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

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
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
理條暢者升脩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
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
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
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
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
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
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
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

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
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此大學
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
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為激勸
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又輪差於內外諸司
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趣事於各司夕
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
約策之以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
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為
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為邊事起之

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為依親之
例教法稍變

祖宗之舊今疆場無事儲蓄日充請

敕所司申明舊法以復

祖宗養士之舊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
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
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
嘗以恢復饋餉為解今中興國祚駐驛東南百司庶
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

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
文治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為國家之用其所
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
將大

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
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為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
商稅盡以為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
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

會饌責罰三犯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管束
不嚴重加責罰嗚呼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
如此其周密况

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
之初可乎臣請申明

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
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

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

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按顛之此言可謂端本澄源之論夫國家之治由乎政事脩舉政事脩舉由乎人才衆多人才衆多由乎師道得人也必欲師道得人必須推訪延聘然今日儒科大興士樂仕進而草澤遺賢固有然不若在學校科目者為多請就今科貢之法以行古推訪之意

今制於進士乙科中取州縣教職於教職秩滿者選太學師儒行之既久固難頓革今後遇有博士助教等官員缺與其非人而濫授不若虛

其職而攝之為愈也許令執政及近侍臣僚具實保薦天下郡縣教官果德業充備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然後授之不必俟其秩滿也會試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不問其願否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學俾其坐堂半年以上公堂試中三次者具名送部仍留在監食廩肄業遇缺挨次取選其歲貢到監有願教職者免其雜差三次考中者送選如舉人例如此既不失

朝廷之制而於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

有願看詳學制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臣按前代學制不定屢下學官看詳

本朝學校蓋自

國初已定至今遵守不敢有所更易程願看詳學制請改試為課臣竊以為試課兩不相妨逐日使之作課以為常程每季合試以為激勸恐不為過但須如願所謂召學生當面點抹教其

未至又於其中有違背經旨立意索隱而為鉤
棘之語者則面諭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可以
正其習尚亦可因之以端其志趣矣

程頤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
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
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學至四
十方仕其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
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
汲汲趨利之心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
然後志定

臣按程氏此言見得古人教人及其為學志專
一而不分後世一切誘之以利而學者亦是因
利而為學此人才所以不古若而治道日趣於
下也

朱熹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臣按所謂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
忠信之類教之以理如格物致知所以為忠信
孝弟者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
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

之塗蓋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為義而不為利

又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彛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

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舉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

臣按朱熹謂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為義而不為利臣竊以為仁義未嘗不利士之自學校而升之太學也或以歲貢或以科目或以大臣之子其所以游太學者養之

錄廩處之齋舍臨之以師儒朋友約束之以法制規矩彼果何所爲而來哉固將以希祿食干爵位以爲父母之養鄉里之榮以行己之所志也其心未嘗無所利苟無所利孰肯去鄉井捐親戚以從事於客游哉但在上之人所以處置之何如耳爲學莫大於明經立身莫先於忠孝有矩範以鎮其浮有資限以抑其躁有考校以試其進如是則凡在學之士彼以利而來吾以義而教彼能行吾之義則彼所謂利者從而得矣則天下之士孰不願游吾之學哉

朱熹感興詩曰聖人司教化嚮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旣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群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爲哉

熊剛大曰此篇論大學之教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於其本者加意故設學教育惟以天理人倫爲重文藝之間特餘力游意云耳後世於其末者用功故設學教育惟以文詞葩藻爲尚天理人倫曾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朱熹大學章句序曰蓋自天降生民則旣莫不與之

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臣按自古論小學大學之教未有詳明如此者由是觀之可見學校之教根於天命之性率性

之道自三皇五帝以來已有之不過因民生性
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脩之以為教非
本無是理而疆以之而率民也後世不知教事
之為重而往往從事於政治刑法之間間有為
之者亦是慕其名而無其實立人以為師徒充
其位聚人以為徒徒冒其名治道所以不古若
者其病根實在於是有志於三代之隆者必自
立教始欲立教者必自學校始伏惟

聖神留意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
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
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
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
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
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
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為士
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群索
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
著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
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臣按先王開設學校之本意呂氏言之盡矣教者必知此然後知所以立教學者必知此然後知所以爲學

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明道學以成教上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程頤曰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

真德秀曰乾天德也聖人之事也猶必學以成之學之不可已者如是九二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知至

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皆學之事也

臣按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以其德業之盛也學者未至於大人之地欲希之者當何如亦惟進德脩業而已矣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德之進者日以崇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業之修者日以廣夫然則九二大人之地亦可以企而及之矣然則用功之要何先曰誠而已忠信誠也脩辭立其誠誠卽忠信也誠乎誠乎其進德脩業

之本乎

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頤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

朱熹曰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

張栻曰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穉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
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已人於是時
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爲動作酬酢

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此乎

臣按學記云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是以聖人施教必於童蒙之時是以商之三風十愆先具訓于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誥教于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于幼子童孫蓋與此養蒙同一意也方人之幼也欲念未熾情竇未開其本然之性得於天者猶純全不昧故教之者易入而其所受之教亦堅久而不忘此養之所以貴於豫而正不正則又莫若弗教之聽其自然而自有之也然則所以養之以

正者若何朱熹感興詩曰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麓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頤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

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魏了翁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
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辯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
之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
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

臣按程氏言人之蘊畜由學而大此蓋就卦象
言之以德言也若以學言之則人之爲學亦必
由蘊畜而後大焉爲學者苟顛顛於一藝一能
則其學局而小矣故於凡天地之大古今之變
事物之理聖賢言之懿無一而不蘊畜於心

然後其學大焉朱子曰學者必自知識入易曰
多識大學曰致知此爲學之先務也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蔡沈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脩身治天下之
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
得

又曰惟學遜也謙抑志務也專力時敏無時而厥修乃來

蔡沈曰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
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
其來矣

又曰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蔡沈曰敦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臣按學之一言前此未有言者而傳說首以告高宗說之言雖以告當時之君然萬世之下學者之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爲教上下可通用也真氏旣以全章載之帝王爲學之條今摘此數

語以示後世之敦學者云

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朱熹曰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乃自爲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也

臣按真德秀謂玩此二語則成王用力於學者可知矣高宗成王皆王者之學然大學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高宗之學曰遜志曰時敏成王之學曰就將曰緝熙學者而不由此

未有能進者也噫高宗成王皆萬乘之君且務學如此學者可不知所勉乎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喜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朱熹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旣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王逢曰學習兼大學小學而言明善而復初是大學明明德之事朋來而以善及人是新民之事不知不愠而成君子是止至善之事也

臣按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明其善以復其本然之初以爲君子而不流於惡以爲小人孔子教人拳拳以君子小人並言而屢道之門人記其言以爲論語開卷卽以君子託其始至其末也又以君子結其終

馬以見聖人之教無非欲人明其善以去其惡
存乎公以絕乎私篤乎義而不喻於利以為君
子所以然者欲其復其本然之善成其固有之
德也使斯世之人人人有君子之行而不流於
小人之歸則天下成比屋可封之俗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

善事父母

出則弟

善事兄弟

謹

行之有常

而信

實汎也

愛衆

謂衆人

而親

近也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謂詩

書六藝之文

程頤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
先文非為已之學也

尹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
可以入德

朱熹曰洪氏謂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
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
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
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臣按聖人之言貫徹上下先儒謂此章雖言為

弟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賢為聖
亦不外是凡聖人之言無不然者豈但此章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

已者過則勿憚改

程頤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

游酢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張栻曰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

臣按此章程頤謂自脩之道當如是而張栻謂

君子之學不越於是則孔門之教學者其功用親切之要有在於此所當盡心者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熹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張栻曰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

功若此內外進矣

臣按學而思思而學爲學之道不外是矣

子曰溫

尋釋也

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朱熹曰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臣按學記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而此則

云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可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則爲師有餘也若夫

不足之云者非但不可且不足矣不足者有餘之對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朱熹曰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

張栻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

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子思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臣按孔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孔子之教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受

孔子之教以為學也子思所謂博學而繼之以

問思辯而篤於行孟子謂博學詳說而反之以

約皆是理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師說而顏子

獨以為已有而謂之博我約我則似孔子專為

顏子設此教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善誘而顏子

所以好學也歟曾子之作大學格物致知而后

誠意正心子思得於曾子孟子得於子思一知

行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而

陸九淵者乃注心於茫昧而外此以為學是果

聖人之學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

尹焞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

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
憂况學者乎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朱熹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
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
無他岐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
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
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
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
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
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
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
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
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
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
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
該内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
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程頤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朱熹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頤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金履祥曰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於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實則知或務於誇博而行或出於矯僞安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分而言之則忠發於心而信周於外程子謂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

於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於
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
先後淺深之序有四節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熹曰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
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
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
矣蓋述此意

張栻曰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四
十五十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
循至是則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
深味也雖然有至於四十五而知好學如中庸
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
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將轉盼而至
一可不懼哉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頤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朱熹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

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辯而日省之則
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又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
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
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
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
學古箴曰相古先民學以為已今也不然為人而
已為已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
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
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夸結駟懷金煌煌燁燁
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

察胡越其歸

臣按所引論語孔子之言凡其所言以示學者
皆所以為教也學者本之以為學教者本之以
為教聖賢同歸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

謂官府造
作之處

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

也其道

朱熹曰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
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
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
務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臣按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今之士子群然居學校中博奕飲酒議論州縣長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飽食安閑以度歲月畢竟成何事哉惟積日待時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學者亦多不務正學而學爲異端小術中有一人焉學正學矣而又多一暴十寒半途而廢而功虧一簣者亦或有之學之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極皆所謂自暴自棄之徒也此最今日士子之病宜痛禁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親當民在止於至善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朱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

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臣按儒者之學不出乎大學一書所謂三綱領八條目也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凡夫所謂三綱五常六紀三統五禮六樂盡天下義理皆不出乎此道凡夫所謂六

經十九史諸子百家盡天下經典皆不出乎此
書儒者之道至於是而止無俟他求也聖賢之
所以教士子之所以學帝王之所以治撮凡舉
要皆在此矣蓋學至於平天下而天下平學問
之功於是乎極聖賢之能事於是乎畢矣此儒
者之道所以大而實而異乎異端之小而虛歟
或者乃求聖道於渺茫之外而高談性命與異
端較其是非烏知所謂大學之道哉

以上明道學以成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二

崇教化

明道學以成教下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
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
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熹曰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
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
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

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朱熹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

一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

呂大臨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朱熹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斯

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呂大臨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臣按理之在人人人所同由者道也人人所同得者德也人人所同存者誠也得天下古今人所同由者於己德也存天下古今人所同得者於心誠也非知之則無所見非行之則無所得學者未至於生知安行之域此學知利行困知

勉行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教者因其資質之近而導以入之使各至其至焉則天下無棄才矣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朱熹曰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

一或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朱熹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覆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

饒魯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祛其學問之所疑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

文於毫釐疑似之間則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爲何如

許謙曰博學是總說聖賢每教人博學夫子謂博學於文顏子謂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爲學規模不廣淺見謏聞安能知道問思以下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湏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

暢如樊遲問仁知既聞於師又質於友必達其意而後止既問而得之又思之使自得於心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疑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

臣按誠之道在乎擇善固執所以擇善而固執之者則在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焉章句謂此五者誠之之目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焉可不循序而兼致其功乎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熹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己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又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熹謂子思之意蓋曰人有弗學者學之有弗問者問之學之問之弗得弗措則為必要其成朱子以學之為句且曰弗為則已則人有弗學弗問者矣與下文人一百等語文不相貫其說亦有理

呂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

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
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
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
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
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
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臣按爲學最是變化氣質爲難爲學而能變已
之氣質則其學成矣施教而能變人之氣質則
其教成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朱熹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
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
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
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極乎道體之細也二
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
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
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繆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
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
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
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臣按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儒者爲學之大端也
二者不可偏廢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
尊德性之目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
道問學之目也朱子謂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蓋二者可相有
而不能相無偏其一則非聖人之道儒者之學
矣彼陸九淵者乃欲專以其一爲學烏有是理

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
間不能以寸

朱熹曰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
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
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
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
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張栻曰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惟有德者爲能

涵養性情而無過不及之患故謂之中而其倚於
一偏而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天資美茂如忠
一厚剛毅明敏之類皆謂之才而其資稟之不美以
陷於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
子弟見其不中不才也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之
道莫如養之養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
所需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
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
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
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
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乂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
道益可施矣

臣按孟子此章言父兄之於子弟必當有以教
養之然國家之於臣下師儒之於弟子亦莫不
然苟不能養之而棄絕之則其間之相去其與
父兄之於不中不才子弟何異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
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頤曰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

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
矣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熹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
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
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
主而不可湏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
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湏臾舍
矣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上兼
言仁義而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
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
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
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
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臣按蔡淵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
語便立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
以卒流於異學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
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
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竊考其所
謂異學者蓋指當時陸九淵也至今學者猶有

假之以惑世廢學切宜痛絕

孟子曰羿善射者之教人射必志猶期也於穀弓滿學謂

射者亦必志於穀大匠工師也誨人必以規矩匠之學法也

者亦必以規矩

朱熹曰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張栻曰穀者弩張向的處也射者期於中鵠也然羿之教人使志於穀鵠在彼而穀在此心心存乎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學為聖賢也聖賢曷為而

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蓋不遠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規矩所以為方圓大匠誨人使之用規矩而已至於巧則非大匠之所能誨存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之理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教人者

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臣按此章言施教受教之法朱熹謂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張栻謂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不知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朱熹曰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焞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張栻曰教人之道不一而足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然就不屑教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躡等而告之有序聖賢之書若是者多矣又有以其信之未篤則不留於門使自求之如孟子之於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則拒而不見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於孺悲凡此亦皆爲不輕其教誨是乃所以教誨之也蓋聖賢言動無非教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

臣按先儒謂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熹曰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財與羽同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

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張栻日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也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拆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皆得以遂矣

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也君子之教其察之精矣因而告之得之者如物一之被時雨焉其於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深矣龜山楊氏以爲如告魯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蓋魯子未嘗問而夫子呼以告之當其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顏閔仲弓之徒其德之所存雖存乎其人而成之者聖人也達財者因其材而達之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隨其天資所稟而達之使盡其材則教之功也

臣按此章聖賢施教之道先儒謂君子之教人

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

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彎弓之限君子引引弓而不發也躍如如踊躍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朱熹曰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又曰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

而不發矢然其所以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
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
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
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張栻曰公孫丑之意以爲孟子之道高大學者有
難進之患欲少抑而就之庶其可以幾及而爲之
孳孳也夫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也不可
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爲甚高而不知高之爲中
也自隘者視之以爲甚大而不知大之爲常也徇
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爲道矣故孟子以大匠之繩

墨弄之穀率爲譬夫繩墨而可改則非所以爲繩
墨矣穀率而可變則非所以爲穀率矣君子之教
人引而不發引之使向方而發則係於彼也躍如
者言其自得之如有所興起於中也蓋義理素存
乎其心向也陷溺而今焉興起耳道以中爲至中
道而立其能者固從之其不能者亦莫如之何也
已亦猶大匠設繩墨弄爲設穀率以示人其能與
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
之體而天地之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

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二謂挾貴挾賢也

尹焞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朱熹曰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張拭曰受道者以虚心爲本虛則受挾則私意先橫於胷中而可告語乎故空空之鄙夫聖人未嘗不竭兩端之教而滕更在門若在所禮而不答也使滕更思其所以不答之故於其所挾致力以銷

其之其庶幾乎

荀子曰學惡音烏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

臣按程頤謂學未至而其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臣竊謂此所謂賢人而言聖人之道也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

不範爲不少矣一闕同巷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
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
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
而知衆星之蔑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司馬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爲美羗戎之俗以焚
尸爲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
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衆說之不足學易知矣
又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
有不求而得者也

臣按理有善有惡人有君子有小人爲人而求
爲君子而不爲小人非學不能也學也者所以
明善而去惡也善明而惡去則不爲小人而爲
君子矣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
也終不解矣是故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
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
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
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疆梁柔善爲慈爲順爲異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朱熹曰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

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疆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大過不及之偏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所以爲天下善也

又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

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
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令名
朱熹曰三者隨其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
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胡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
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
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頤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
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耒耜陶冶之器一
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
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
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為動多謬於聖人然有
之無所補無之無所缺乃無用之贅言也豈止於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朱熹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
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
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

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臣按程氏言今之學者有三謂詞章訓詁儒者也臣竊以謂詞章訓詁皆儒學之事也詞章以達意訓詁以解經儒者固不能外此以爲學但肆意乎枝葉之文而不根乎義理局志於言語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則不可也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程頤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道者少即道不明也知道者多少亦由乎教也

真德秀曰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
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
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
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臣按程氏謂知道多少皆由乎教則學校之設
師儒之教誠不可無於天下也

又曰坎之六四納約自牖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
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非惟告於
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
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

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臣按程頤謂納約自牖非惟告於其君如此爲
教者亦然蓋告教於人必就其所通以開其所
蔽則易入也

楊時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
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忠信
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
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
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
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以聖人爲可至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此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臣按射者必志於的不立的則無以爲準而何以射哉儒者之學亦然故曰學以聖人爲的

朱子曰鹿學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接物之要

臣按朱氏此規雖爲學者而設然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及其所以爲學與所以施教者皆不外乎此也所謂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凡爲學者皆以是而責諸已施教者皆以是而求諸人人皆然則道明而行矣天下豈有不平也哉

張栻曰天下之物衆矣紛紜膠轄日更于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勝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物役其可乎哉

是以貴於講學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因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然所謂講學者寧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

臣按張栻大意謂人所以統役萬物而不爲物役者貴乎有講學之功也講學在乎致知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

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以爲進德廣業之地
吁學而會夫大宗則學之全體具而大用周矣
黃幹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
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
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
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
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
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
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
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

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
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
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
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
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
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
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
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
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

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
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
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
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其在武王受冊書之
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
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
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
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
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

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
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
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
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
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
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
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
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
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

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臣按道學之傳起自堯舜而備于孔子至孟子

中絕者千有餘年有宋周子始復開其端而明之者二程緒而成之者朱子也朱門高第弟子親得其真傳者勉齋黃氏一人其在朱門亦猶孔門之有曾子焉其得之口傳心授者最爲親切故其總叙聖賢道統所以傳授者真而的詳而明有非諸儒所及者至其篇末又撮其要指而明之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發明聖賢傳道之要指示學者入道之方無餘蘊矣臣謹劄六經諸子之言有及於道與學而可以成

後集卷之七十二
教於天下者備載於篇而終之以黃氏斯言蓋
摘出前人傳授之實以爲後人教學之準使之
知所嚮方云

以上明道學以成教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七十二

阿波國文庫

